

回音味根錄

論語卷三
四三三

四書味根錄 論語卷首

聖蹟考

依江氏鄉黨圖考所定閒有改正加按字以別之
內附年譜

○先世

家語本姓解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成王命微子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

稽生丁公由申生潛

當作

公共及襄

當作

公熙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方或

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解孔父生子木金父木金

作鮒

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世以孔爲氏

左傳

昭七年

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

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

益其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饁於是饗於是以餉余口其共也如是

本姓解孔父生子木金父木金

父生睪夷

當作

睪夷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

生叔梁紇

按

紇爲郕邑大夫以勇力著事見左襄十年十七年

華父督殺孔父事在魯桓公十年豈至曾孫始避禍乎疑有誤

○始生至母卒

本姓解

叔梁紇娶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乃

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以妻之以

史記所謂野合者

徵在既

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尼邱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邱字仲尼關里誌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關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春秋穀梁傳襄公二十一年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是本月二十一日孔子生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月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按生年三家不同伏讀春秋

御案曰朱子集註序採用孔子世家專以史記為憑宋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辨力主公穀而亦無確然不易之證但謂史記多失實公穀以次相授必有依據耳夏氏洪基曰孔子生于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六年卒乃七十三歲史記所紀正得其實公羊書月已訛豈盡可據宋濂乃從公穀作七十四歲似乎駭聞夏氏之見卓矣通鑑前編謂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非聖人生之年亦頗有理今折衷于朱子而參以夏氏及通鑑前編之說則史記良不誣也

家語孔子三歲叔梁紇卒

史記孔子為兒

歲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家語十九歲娶宋之

官氏

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

魚賜孔子榮君之聘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

史記孔子

嘗為季

氏史料量平一歲

嘗為司職吏畜蕃息

謂委吏求田

通考

夫子二十二

歲始教于闕里 歷聘紀年二十四歲母顏氏卒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此章爲世大疑近世高郵孫遠人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蓋殯也問於耶曼父之母兩句爲句句甚有理蓋古人理棺於坎爲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寔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不惟孔子之家以爲已葬至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爲已葬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孔子防惟以父墓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斂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慎不輕斂父墓也鄭氏破慎爲引無義理後乃知其果爲殯而非葬由問於耶曼父之母而知之如此讀之可爲聖人釋疑有裨禮經者不淺

○學官至適周反魯

左傳七年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故正郊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視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仲尼二十歲聞之見於鄉子而學之家語

孔子九歲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

已習可以益矣曰邱未得其數也有聞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邱未得

其志也有聞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邱未得其爲人也有聞孔子有所

繆然思焉有所畢然高望而遠眺焉曰邱迫得其爲人矣近黠而黑頽然

長矐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子

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按甘馭麟云史記載此于去魯後非也歷聘紀年記于二十九歲

庶幾近之

家語孔子四十歲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

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與孔子車一乘馬二

疋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有階之前

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

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孔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寔而中情而信

通考自周反魯弟子益進

○適齊反魯不仕

史記昭公奔齊魯亂孔子三十歲適齊五歲昭公二十五年奔齊世家敘適齊於此年是也謂爲高昭子家臣

以通乎景公則未必然

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盂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於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

家語孔子在齊舍於外館左右曰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孔子曰此必釐傷

王之廟釐王變文武之制作華麗之飾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俄頃

左右報曰釐王廟也公驚起再拜曰聖人之智過人遠矣齊有一足鳥

舒邇而跳齊侯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天將大雨急告民

趨治溝渠修隄防頃之大霖雨水泛溢唯齊有備見齊景公公悅焉請

置廩邱之邑以爲養辭不受史記景公問政孔子四十二歲曰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他日又問曰政在節財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孔子

盛容飾繁登降之禮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

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

之閒云云孔子遂行反乎魯

據孟子言未嘗有所終三年淹而歷聘紀年謂留齊七年非也昭

二十七年吳季札聘上國反於齊子死贏博閒而夫子往觀葬益

自魯往觀贏博閒近魯境也然則在齊不過一年耳按江氏此說與年譜不合

魯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四十七歲曰吾穿井而

獲狗何也對曰以邱之所聞羊也木石之怪曰夔蜺蜺音周水之怪曰龍

罔象土之怪曰獐羊

通考四十七歲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自遠

方至

史記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

久溫溫無所試欲往子路不說然亦卒不行

不狃與陽虎共謀去三桓故論語以爲畔其實未嘗據邑興兵也

集註與陽虎共執桓子因史記之文其寔非共執也不狃自在費

陽虎將享季氏於蒲圃爲前驅以監之耳虎奔在九月不狃之召

蓋在其後此年爲中都宰矣

○仕魯

家語孔子

五十一歲

初仕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

於是二年定

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爲大司空設

法而不用無姦民

左傳

定元年

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葬昭公於墓

道南孔子之爲司空也溝而合諸墓

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

于祝其寔夾谷孔子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邱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

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邱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

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

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邱使茲無還

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邱謂梁

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旣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

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子之乃不果享

夾谷事以左氏爲信穀梁史記有斬侏儒事後儒偽造也

春秋

定十年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荀子家語史記皆有誅少正卯事朱子曰必齊魯諸儒憤聖人夫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今亦不錄

春秋

定公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冬

十有二月公圍成

家語孔子

四十歲

爲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

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

女行者別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不求有司皆如歸

焉

孔叢子爲司寇國人謗之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麇裘投之無

郵既而政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爰得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去魯周遊

史記齊人聞而懼曰孔子

五十歲

爲政必霸也則吾地近焉我爲先井矣盍

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

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

家語作舞容

文馬三十駟遣魯君陳

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

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

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

遂行宿乎屯地名近郊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

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以告桓子

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遂適衛主顏濁鄒家即顏琴操孔子去

魯作歌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龜山奈何又作倚蘭操曰習

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子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

有定處世人間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史記衛靈公致粟六

萬居十月時孔子五十六歲去衛將適陳過匡一統志曰城在大名府開顏刻為

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

子狀類陽虎拘焉家語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將與戰孔子止之曰

由歌子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史記謂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謬甚此時豈有甯武

子耶

史記去即過蒲月餘反平衛主蘧伯玉家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

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而賻之史記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

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

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

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駟乘出

使孔子爲次乘招搖猶朝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醜之

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

莊子言伐檀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子

何反孔子七十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

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竝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

喪家之狗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反吳伐越墮曾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

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防風氏而戮之其節專

車此爲大矣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楷矢貫之石罍以石爲矢長尺有

咫長尺陳湣公魯語家語使使問仲尼仲尼七十曰此肅慎氏之矢也昔

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肅慎氏貢楷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

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年五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去陳

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孺有勇力鬥甚疾蒲人

懼請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

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莊子言削迹於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公

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云云佛胥爲中牟宰

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胥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云云孔子

旣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寶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

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也夫寶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而殺之

邱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諱傷其類也

孔叢子作操

史記云作陳操

家語云作槃操曰周道衰

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鳴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史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

五十九歲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云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

陳

此哀二年也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

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朱子辯之曰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時按

朱子之辯確矣然論語雖記絕糧於去衛後亦非初至陳之時也

孟子云君子之阨於陳蔡之間言間者兩地相接之處考蔡始封

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哀

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于吳之州來則吳陳相距數百里中

間隔絕不得言陳蔡之間矣然則絕糧陳蔡之間當在哀四年自

陳遷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

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蓋故蔡邑葉公兼

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論語記在陳絕糧
別一時事不必卽在去衛如陳之年也今絕糧事見後

春秋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孔子

六十歲

在陳聞火曰其

桓僖乎

以親盡不毀故

史記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與

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康子曰我死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
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終是再
爲諸侯笑康子曰唯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孔子曰歸乎
歸乎吾黨之小子云云冉求旣去明年孔子

六十歲

自陳遷于蔡

此哀四年事也是時蔡已遷于州來上蔡新蔡故地已屬楚而史
記猶敘蔡事非是

陳蔡之間孔子

二歲

絕糧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

耶何爲至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吾未知耶人之不
我行也孔子曰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
子比干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
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
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
家語絕糧七日孔子愈慷慨誦誦絃歌不衰明日免於厄

史記家語皆謂楚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恐其用楚發徒圍之故

絕糧朱子辯其非今敘於自陳遷蔡時削陳蔡大夫之事益道遂
間資用乏絕不必有兵圍也

史記齊景公卒明年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六十曰政在來遠附邇

此哀六年也葉公所治蔡地屬焉故子告以此

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云云 楚昭王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
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
乎將率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子者乎夫文王武王百里之君卒王
天下今孔邱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家語**楚王

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觸王舟王使使問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寔者也
昔過陳之野間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寔大如斗赤如日割而食之甘如
蜜是以知之 **史記**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於是孔子六十自楚反乎衛

是歲魯哀公六年也是時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
政云云 於是孔子居衛又五六年

考年譜哀十年夫人开官氏卒昔人謂孔子出妻近世豐城甘馭
麟辨其無此事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
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而言非謂伯魚之於拜官也初叔梁公娶
施氏生九女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所謂叔梁公
始出妻是也若伯魚之母死當守父在為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檀

弓記其期而猶哭故夫子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為喪出母

○歸魯至卒

史記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克之

哀十一年

康子逐公華公賓林以幣迎孔

子六十歲孔子歸魯

史記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又魯終不

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禮記語魯太師樂禮樂

自此可得而述

又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

左傳

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

七十歲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

史記乃因史記作春秋十二公據魯親周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

七十

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士之會寔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

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

亂臣賊子懼焉

續經哀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子邱

七十歲卒

三

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若據公穀二十一年生當為七十四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

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

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

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

棺也周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棺也魯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

棺也

也

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卽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子子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左傳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榮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哀十三年若喪子伯魚卒而無服喪子路哀十六年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附雜事

檀弓曾子曰商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

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

莊子孔子遊

於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請書孔子弦歌鼓琴

家語孔子觀

於魯桓公廟有欵

音欺

器焉守廟者曰此宥坐之器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

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

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

言其衆

四書味根錄

論語

卷一。論倫也。言得其倫理謂之論。凡與人言謂之語。

學而篇第一

〔註〕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學而章全片

此以為學之全功。示人也。由已推利。人由順說到逆。三不亦乎字。將學中境界。一指點。令人默默自思。鼓舞向前。去仇鎗。挺首節。學以成己。明德之事。次節學以成物。新民之事。末節學以成德。止至善之事。通章俱以學字直貫到底。而其工夫却是逐層進去。一步深一步。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也。同。句是學之所以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學有先後。

黃際飛曰。此二句是學之所以

然。善同者。天命之性也。覺異者。氣質之殊也。

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

此句是學字正面。

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明善從致

知來復。初從力行來。

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

首句

則所學者熟。此句是說之原。或

而中心喜說。

此句是說字正面。

其進自不能已矣。

此句是說之究竟。

程子曰。習重習。

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著在我。故說。

程子上一條以

知言此一條以行言。浹洽於中。故能明善所學在我。故能復初。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

習也。姑以坐立起例，非謂止此時也。其言時字，子曰：人苟不安已之未知而效天知者，不亦與時時之義異？朱子時不以備一說。宜安已之未能而效天能者，學其可以已哉。

然學而不習，則表裏扞格矣。習矣而不時，則朝夕間斷矣。必也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時時溫習其所能之事，則始之見苦者久而漸甘，始之見淡者久而弥旨。凡其所知且能者，必皆有以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諸人。學字一類，古人與稽，讀書論世，學古之先覺也。今人與居人，真有欲能不能者，不亦說乎？事賢友仁，學今之先覺也。兼知行說，須依註明善復初，方不是記誦詞章之謂。而字承上起下，學而復溫之謂。習之不已之謂時之字，指所知所能言，冀註時習有勿忘勿助工夫。援王已也。以時習之毋使久而不顧，其遂即勿助意。時時習之毋間久而或生其厭，即勿忘意。玩註意須側重在時時習之一邊。薛蒙爐理本為我之所無，習之所以致其新理，又本為我之所有。習之所以迎其故，張曉樓吾所受于繼善而成性者，無須更之可離，則吾所求以明善而復初者，亦無旦暮之速化。說處全從時習去。頤會工夫，憫熟義理，融洽左右，有逢源之趣。俯仰無机，陞之虞到此境界，豈不喜說？按說子如俗說有滋味相似，勿誦太深。勸學錄：楚望文云：雖未必心與道洽，而端緒可從，雖未必理與心融，而機緘漸收，極有斟酌。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此解土。程子曰：以善及人。